

新生代作家精品系列

周洁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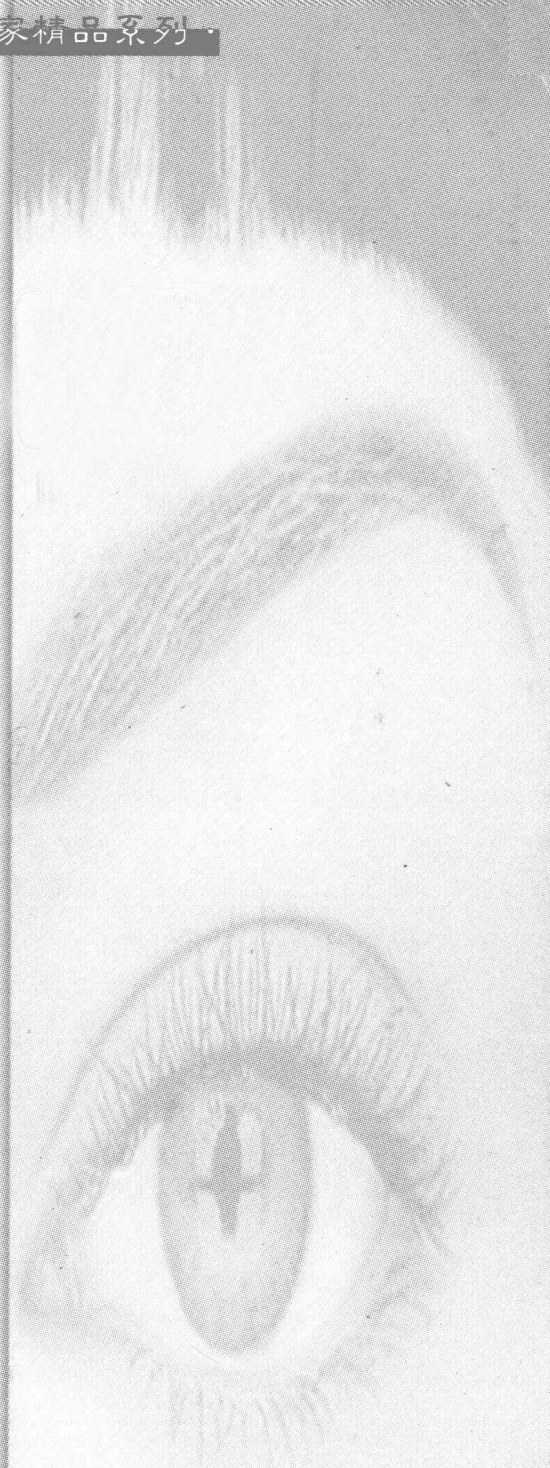


精品集

- 小妖的网
- 我们干点什么吧
- 点灯说话
- 熄灯作伴
- 抒情时代
- 长袖善舞
- 梅兰梅兰我爱你

· 新生代作家精品系列 ·

周洁茹精品集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勇、王靖英

封面设计：阿 晨

周洁茹精品集

周洁茹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字数 450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ISBN 7 - 5317 - 1231 - 8 / I · 1174 定价：24.80 元

目 录

网络访谈周洁茹	(1)
小妖的网	(1)
我们干点什么吧	(238)
点灯说话	(254)
熄灯作伴	(269)
飞	(289)
鱼	(324)
乱	(348)
抒情时代	(364)
午夜场	(372)
预谋	(383)
肉香	(389)
不活了	(402)
再活几天	(418)
一棵烟	(445)
家事	(454)
回忆作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	(468)
西边	(488)
长袖善舞	(499)
做伴	(508)
梅兰梅兰我爱你	(526)
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脖子扭了)	(548)

小妖的网

一、小妖精茹茹

网络是一个小社会。我面对的不是一群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2000年1月16日

我在网上玩得很疯，他们叫我小妖精茹茹。

最早以前我的网络名字是“我在常州”，那是一个中性名字，我可以用那个名字勾引别人，也可以用那个名字被别人勾引，我玩得很好，从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快乐。

可是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自从我出现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我在广州”，“我在扬州”或者“我在杭州”。很多时候那么多的“我在什么州”同时出现，就像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电话会议，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弄得眼花缭乱，而且到最后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聊天室里非常常见，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不哭的鱼”，那么必定就会出现一个“不笑的鱼”，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么必定就会出现一个“姑苏城外寒山寺”，细微的差别，很多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每一个聊天室好像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就是喜欢捣乱，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捣一捣乱，玩儿似的。他们注册新名字的速度快极了，谁也赶不上他们。

后来有一个男人对我说，我在常州你说的话真奇怪，像妖精一

样。

多么漂亮的句子，像妖精一样。于是我就改名字叫小妖精茹茹了。总之，在网络上改一个名字就像换一次人生，什么都可以重新再来。在日本上班的牛牛牛先生也曾经说过，为什么大家在聊天室总改名字呢，还不是为了重新做人？我同意。

牛牛牛是个很好的男人，我很感激他。在我与一个名字叫做皮靴的职业骂手斗争的时候，只有他在旁边说了一句，请你们都闭嘴。

那是一场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战争，缘自一个女人对一群男人的恨。那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不漂亮，单身，年纪也有点儿大，可是她真的很可怜，她不过是喜欢揭露男人们的丑恶，于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很多男人取笑，他们说她恶意攻击男人，对男人出言不逊，那成为了所有男人谩骂她的理由。

可是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于是再有人谩骂她的时候，我就跳出来了，我说，不许你们再欺负她，你们臭男人这么喜欢网络聊天，不过是因为你们有性幻想，真见了女人，美的你们就爱，不美的你们就骂。

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怜的孩子一言不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的一个做读书版主的朋友也曾经提起过她，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女人，无论他换了多少名字含蓄并善意地劝导她，她好像永远都不明白，而无论他骂她什么，她也都忍辱负重，绝不反抗，她好像永远都不会生气。

可是我生气。我说完了那句话以后就对她说，你不应该这么懦弱，男人们会永远都欺负你。那个可怜的孩子果然就回答我说，你在说什么？我不懂。

然后我就替代了她的位置，我的话成为了所有男人谩骂我的理由，皮靴就在此时出现了，他开始专业并技术地攻击我。

所以当牛牛牛说请你们都闭嘴的时候我很感激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据说职业骂手们有无数个事先存备好的文档，如果他们需要攻击你，就会飞快地调文档，更换名字，送出，所以如

果他们决定了要攻击你，就会是一个长篇小说，鲜红的粗体大字，整屏整屏地刷出来，足以使你崩溃。

而大部分的看客们，他们不会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我一直在猜测他们的脸，有些人很漠然，因为确实也与他们无关，有些人会觉得很好看，他们决定看一会儿，如果场面大起来乱起来，就会更好看了，还有一些新手，他们被吓坏了。过了几分钟，如果攻击仍在持续，就会有人很礼貌地说，你们可不可以去别的聊天室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需要这个屏幕说话。还有一些人就会离开，他们对自己说，嗯，现在有点儿乱，我还是过一会儿再来吧。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只有在批判文章里看到过自己名字的大人们才会感觉到那种崩溃，当然我实在也不大明白什么是批判文章，我一直都在抱怨我为什么出生于1976年，偏偏是1976年，那真是一个特殊极了的年代，我好像正好什么都没有赶上。

可是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必须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好孩子，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是一个好孩子。

我会痛苦，因为很多时候我已经分不清楚网络和现实了，我已经认为网络中的那个我，就是我了。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痛苦，也许不会，他们已经适应了，并且懂得调节，他们会对自己说，我不过是暂时扮演了一个网络角色，即使有人骂我，可他骂的是网络中的我，那不是我。

也许大人们也是，他们看多了批判文章，也就不痛苦了，他们的心会变得很坚硬。

我和皮靴都只是孩子，因为我们始终都在攻击对方的性倾向，如果他说你是一个性冷淡，我就说你是一个阳痿。一切都没有道理，就像一个脾气很坏的菜贩子和一个喜欢讨价还价的家庭主妇，站在污水横流的菜市场里，为了一毛钱，就快要打起来了。

我变得很丑恶，网络是如此可怕，它不过笑了一笑，就轻易地让我暴露了心的深处最阴暗的丑恶。我想我疯了。其实很多时候我更愿意

用别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打我一顿，可是不要骂我。我很脆弱。

当然皮靴也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他比谁都要聪明，因为无论我用什么名字，只要我说一句话，他就会知道是我，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会知道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我想那是我注册时一不小心的诚实惹的祸，可他果真是很聪明的。

于是皮靴先生很得意，他开始在屏幕上刷打倒茹茹打倒茹茹，可是他刷满一万字就会跑掉，再也找不着了，要到第二天，或者一个月以后，他才突然出现，仍然是刷那一万字，刷满了才走，一个字都不会改。他从来都不忘事，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攻击我，那么我就永远是他的敌人，他很记仇。

我就很笨，我经常会和几个小时之前还对骂过一场的人打招呼，他们不理我，我就会很固执地问他们，咦？你们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呀？我做错什么啦？

其实我真的忘了，我在网络里是一个怪物，和现实中的我有点不一样。

我想我确实要换一个名字了，我得重新做人，而且我对“我在常州”那个名字也感到厌倦了，我曾经用那个名字给报纸写网络专栏，我说，聊天室里的鱼实在太多了，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人会认为自己是鱼，我猜测那些用鱼做名字的都是女人，所以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泡她们，那些鱼每一条都很敏锐，只是打字的速度太慢，并且总打出错别字来。

聊大室里所有的男人和男生都会送茶送花给鱼，鱼们也会娇滴滴地表示感谢和快乐，可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对于鱼们的伎俩感到很好笑。我熟识形形色色的伎俩，我的朋友问我，怎样才可以让一个已婚男人疯狂地爱上她？我说，你要让他知道，你可以给他一切他老婆给不了的。当然那是很无耻的，问题无耻，答案就更加无耻了，但她是我的朋友，很多时候我无法控制我的朋友们在想些什么，所以我很满意我的答案，我又说了一遍，你可以给他一切他老婆给不了的。

我和所有的鱼搭话，因为我很想知道她们那些奇异的小念头，当然她们想的和我想的是截然不同的，有的鱼在聊天室拥有被所有男人宠爱的权利，如果我不小心说错了话，就会被赶出去，有的鱼被一些很坏的男人欺骗，陷入一场没有结果的网恋，有的鱼是男人；当然那也是很常见的，如果别的男人耐心地和他说恋爱，他就会在电脑的背面吃吃地窃笑，就像我现在这样。当然我也是不高明的，每当我快要泡上一条美鱼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家伙跳出来告诉她们，我在常州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恨那个男人，我一直在查，他是谁？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其中的一条鱼在看到报纸的第二天就在新浪网的聊天室里准确地找到了我，她痛骂了我一顿，可是我不能生气，因为她说她哭了，她曾经想过要爱我。真糟糕。

网络上所有的人都在说戒网。我不懂，我上网，因为我对一切都已经绝望了。我谁也不爱，也不被谁爱，我没有性伴侣，而且生来就不喜欢女人，我永远都不知道做一个双性恋会有多么快乐。

我出过三本小说集，很快就要出第四本了，我所有的书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长得不难看，头发很长，我很乖，永远都学不会抽烟，所有听过我声音的男人都会爱上我，如果装潢合理的话，我会是一个真正的美才女。

可是我对生活很绝望，我惟一的娱乐就是上网。我注册了很多很多名字，我在每一个奇怪的网站都有名字，可是我都忘了，那么多的名字，即使它们共用一个密码，我还是忘了。

所有的人都要戒网，我不要，我只要上网。尽管很多人对我说，你是一个作家，你得写点什么。可是我一个字也不写，我不想写，也不愿意写，我 24 岁，可是我写了一百万字，而那一百万字里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在聊室和论坛用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我打算用我的真名字，因为很多人都说，网络上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如果你用真名，他们反而不认为那是你的真名，如果你说真话，他们反而不认为你说的是真话，网络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互相欺骗。

其实我也很想隐瞒我的身份，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正在成长的以写作为生的女人，也许很多人都会仇恨我，但也会有一些人喜欢我的吧。也许。

所以我最后决定出现的身份就是一个网络寡妇。我的丈夫整日沉湎于网络，我已经很久没有醒着看他上床了，我很寂寞，夜夜独守空房，以泪洗面，我不得不也上网，从网络中得到安慰。可是所有与我搭话的男人们，我总怀疑他们不怀好意，而所有与我搭话的女人们，我总怀疑她们的真实处境就如同我的网络身份，我变得很紧张，我无法与那些真正的网络寡妇们一起讨论男人的心理快感问题。这个身份实在不适合我。

我更乐于做一个什么都不明白的好孩子。

我一直都很怀念一个名字叫做“老天使”的男人，那是很多年前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只要过去几天我就以为过去很多年了，我想我已经老了。真可怕。

我第一次去聊天室，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就是老天使，他很善良，我问他每一个稚嫩和古怪的问题，他都告诉我答案，他说话很慢，从来都不写错别字，他说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聊天室里真是很老。他只呆了十分钟，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是我一直在找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很怀念他。

我真的很有福气，我第一次进聊天室就遇到了老天使，他使我知道，要对别人好，可我总是不听话。后来出现过一个名字叫做桃园的男人，他很笨，不会说话，一天到晚被别人骂，可是自从他的城市地震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我想他也许死了，我的心里就会有一点点疼痛，我很希望他不要死，如果他再来，我再也不骂他了。

聊天室改变了我的一生。

之前，我只是使用电脑写字和收发电邮，虽然我在三年前就已经上网了，我有一个PUBLIC信箱和十四个免费信箱，我还有一个花哨的主页，每天访问它的人数都会超过一百个。我多么怀念那段时光，那么多的空间，它们源源不断，任由我取用，当然风光早已不再，短短三年

以后，你想要申请一个主页空间，只会在送出报告的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回音，并且最大的可能却是，每一个著名的网站，它们已经拒绝再提供任何空间了。

可是我已经有一个主页了，那是一个美丽极了的主页，首页是一只走来走去，愁眉苦脸的猫，第二页是无数飞翔的鸟，点击任何一只鸟都会看到我的小说，我还做了一个方便娱乐大众的留言区，他们可以把它当传呼机用，奔走相告星期六晚上的网友联欢会。

其实我为了做这个主页收集了很多很多动画，尽管我用不了那么多的动画，但我会空闲的时候看它们，它们真可爱，看一百遍也不厌倦。就像我的很多朋友，他们上网不看新闻，不去 BBS 站，也不 CHAT，他们只做一件事情，下载 MP3 音乐，那些奇怪的 MP3，他们听一千遍也不厌倦。

后来这个主页被清除了，主要原因是我不更新它，自从主页完成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上传过一篇新小说，而且我很过河拆桥，我居然不在最显要的位置标识给我空间的网站大名。他们写了很多信给我，可是我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们就对我彻底死了心。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他们飞快地清除了它。

其实不是我的错，那时候我在石家庄做访谈节目。我没有电脑，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其实我比谁都要痛苦，睡都睡不着，我是一个狂热的电子邮件爱好者，我每天都要按五十次以上的接收键，即使我知道，它会自动接收，我还是要按。我渴望从中得到信息，每时每刻源源不断的信息。

每次我旅行在外，而且没有带电脑，我就会睡不着，我念念不忘我的电子信箱，我会到处找网，如果那个城市连网也没有，我就会连夜赶回家。我认为我已经患了一种轻度的精神病，与网络有关。

我经常会在冬天胃疼，当然那不是我的胃有问题，而是因为寒冷，我会因为寒冷而精神紧张，而我精神一紧张，就会胃疼。我相信这也是一种轻度的精神病。

我在飞行的时候一直胃疼，因为我一直在问自己，去北京？不去北

京？这个问题也使我精神紧张极了。

我到了石家庄以后他们给我叫鱼包饭，盘子端上来了，饭团上面插着满天星，我茫然地看着那棵满天星，我就想起了我的北京情人，他从不在床上吃饭，他说，吃饭的时候就去餐厅，睡觉的时候就去卧室，怎么可以又睡觉又吃饭的。

我想到这儿，我就笑了一笑，我想如果他也在石家庄。他会说，赏花的时候赏花，吃饭的时候吃饭，怎么可以又赏花又吃饭的。

然后我就不笑了，我想起来我们在两年前就已经分手了。

我的工作伙伴把满天星拿掉，他们说，吃吧，趁热，很好吃的。盘子里有三角形的芋芳，半圆形的白米饭，长方形的血糯米糕，底部铺满了非常辣的就鱼卷，我不停地交换刀和叉，最后我开始用手。

后来他们买了很多冰淇淋给我，后来我一个人坐在床上，一边吃冰淇淋，一边背台词，晚上就要走场了，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他们要我流眼泪，他们要我谈论爱情，他们要我积极，健康、向上，他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神圣的，是爱情。

我就在床上哭起来了，我哭得一塌糊涂，眼泪把所有的纸巾都弄湿了，后来我哭得制止不了自己，我用被子蒙住头，可还是制止不了，那么多的眼泪，它们把被子也弄湿了。

我想我怎么会离他这么近，真的，已经很近很近了，开车过去，只要几个小时。

录完了节目，他们有车去北京，在他们去北京的时候，我坐在床上看电影频道，看完了电影以后我就对自己说，算了，别去北京了，你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就回家了。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主页不见了，那是我的心血，可是它不见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的留言板上最后的一个留言。

你去过沙漠吗？

二、我爱美眉

这个星期的《电脑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火星上的熊猫》，是说网上的MM数量就像地球上的熊猫，而会玩游戏的MM就像火星上的熊猫。

——SHIRYU

我已经不再叫“我在常州”了，我已经彻彻底底地只用小妖精茹茹那个名字说话了，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用同一个名字——“小妖精菇菇”，它和我的新名字果然没有什么分别，而且它的密码似乎是公开的，谁都可以去用，那么就不是单纯的玩儿似的，捣一捣乱了。我相信那是一场有很多人参与的驱逐，因为我的身边还出现了“天堂里的妖魔”和“莱茵河边驱妖人”。

我收到了一封信，来自小妖精菇菇中的一个，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孩子。

她说菇菇是一个集体恶作剧，很多人都在用，缘由是大家认为茹茹骂人骂得过分，但现在这玩笑已经有点过分了，我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别用了，茹茹骂人时也照顾一下别人的感觉好吗？

我给她回信说，好孩子，谢谢你，不过你不用跟他们说说，就让他们用吧。

也许这也是一种网络规则，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有仇恨，那么那也会是一种集体的仇恨，到最后，仇恨变得很庞大。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仇恨都是这么来的，起先只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仇恨，后来它变成了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仇恨，再到后来，就变成所有的人，人与人之间，都有仇恨。

我上网向他们道歉，我说我以后再也不说性幻想那个词了，对不起。

我不会换名字，即使我真的很生气，我也很累，可是我绝不会再换名字了。

我迷恋网络，我迷恋它。

我曾经很清醒，我只是用最少的时间下载我需要的软件和资料，我只是看一眼新闻的标题，我惟一做的事情只是搜索每一个中外文网站，我找到了很多疯狂转载我们小说的网站，我在整理证据，我想在秋收以后与他们总结账。

可是我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留言板和讨论区了，那些可爱的四处逡巡的人们，他们喜欢在我的留言板上写字，他们赞美我，也教训我。他们爱我。

我必须给自己重做一个主页。

我也偶尔去一下聊大室和论坛，我在聊天室不过说一句天气真好就另开了一个去论坛的窗口，可我在论坛里也是不活跃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不可以说话，因为无论我说什么我都没有稿酬，一分钱的稿酬也没有，我还得倒贴网费和电话费进去。

被电脑吃了所有资料的古先生说，他贴到 BBS 上的帖子够出两本书了，可是他自己也说，推掉传统媒体约稿却偏要往那上面写东西，想来确实是有点精神不正常。

我去过他的自由撰稿人论坛，那是我开始职业写作的第一天，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话，可是有人跟我的帖子，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他说，你真是一个感性的姑娘（姑娘？），然后他又说了一句，注意，是感性，不可以倒念。

我也喜欢跟帖子，不过我所有的帖子都没有内文，标题就是正文，简短极了，我说过，我职业地认为，我说很多话，可是没有钱，所以我不可说太多的话。

比如有人说，他的一生有三大最爱，王小波，石康，还有陈蕾。我的跟帖就会说，有必要告诉一下陈蕾，她一定笑得花枝乱坠。

比如有人说，打倒安妮宝贝。我的跟帖就会说，安妮宝贝招你啦？

后来读书版主给我写信说，如果你再贴灌水帖子，我们就决定封你，真可怕。

而事实上，那些不写也不发表的孩子，他们都写得好极了，就像

宁财神和安妮宝贝，如果所有的网民都说他们是最著名最优秀的网络作家，那么当然也有他们的道理。

尽管我从来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小说，我是一个职业作家，我曾经和所有的职业作家们想的一样，网络上没有好小说，可是后来，我不得不承认，真正的高手，他们只在网络上写作，或者这么说，他们很边缘。

他们使我紧张极了，真希望他们沉在水底里，永远也浮不上来。

那真是一个流行极了的新新句子——“浮出水面”，另外两句是“托起明天的太阳”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在每一家地方台和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它们每天都出现。

我仍然很清醒，我只不过有一阵子沉醉于光盘游戏，它与网络没一点儿关系，那是一个名字叫做《金庸群侠传》的游戏，也是我惟一购买的正版游戏软件，建议零售价六十九元人民币，不贵吧，可是买一张盗版只需要四块钱。当然，我是作家小妖精茹茹，我支持正版，打击盗版，如果有人没有经过我的授权就使用了我的作品，我就会状告他们侵权，我要告他们。

回到《金庸群侠传》，它只要求我找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共计十四本书，就可以修成正果，打道回府。我当然没有完成它。我尝试过几百个光盘游戏，可是我只打通过一个游戏，它的名字叫做《乐乐木桶镇历险记》，说明书上说这个游戏非常适合八周岁以上的好孩子们玩。

飞雪连天的过程中，我完全迷失在游戏与现实中间，成为了一只虾米。所有的一切均如它的宣传广告所言：

一只江湖小虾米

跃登武林盟主宝座的传奇故事

穷山恶水洞天福地

我根本就分不太清楚游戏和现实，它们有什么分别。我的一切欲望都得到了满足，施暴的欲望，毁坏的欲望，受虐的欲望，得到财富和声誉的欲望。

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完成不了它，它是如此庞大，波澜四起，我焦灼、愤怒，想把它们一网打尽，但是很难，我得动脑子，不停地动脑子，我头痛欲裂，什么也干不了，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屏幕，无数机关和情报在源源不断地出现，里面有很多花样、道具和药丸，我要把它们都搞到手，我已经不去管外面会发生什么了，我的脸紧贴着它，我吸纳它放射出来的气雾，我满足。我天旋地转。我欲罢不能。

每天游戏里的我走完地图，功力就会增强，可是现实里的我却变成了一个废物，什么也干不了了。我已经无法拒绝它，起初我认为它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可是我被游戏戏弄了。

我开始厌倦，厌倦所有的一切。

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光盘游戏，因为我同时在进行另一个游戏《神剑怪侠传》，那个游戏的开头部分就是一场床上戏，这场美妙的床上戏铺开了以后庞大的剧情发展，神剑的过程中，我总是和鬼怪们打架，打满一定数额的小鬼就得和一个大鬼再打一次，我得了钱财就换行头，我被红颜知己们暗恋，我看尽世态炎凉、人间沧桑，我逛窑子，与一个秀美可爱的小妓女吟诗做画，那真是一笔花费巨大的嫖资。

那位小姐先是自称才女，琴棋书画诗酒花，样样精通，待我交过银子以后，她扭捏作态说道，先前有位客人作过一首诗，题在这绣榻旁的粉墙上，小女子记性好，把诗熟烂于心，客人听好：床前脱光光，伊要地上双，举头捉小鸟，低头吃香蕉。

这位才女把我吓坏了，后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是男生，一个品学兼优。寒暑假偶尔玩一玩游戏的好孩子，游览至此，也定是想入非非，功课都不要做了。

我苏醒过来，终于意识到自己在浪费青春，就此收手，永不再玩。

一个奇怪的游戏足以使我对所有的光盘游戏都彻底绝望，所以再有《风云》那样的游戏来，我只是听一听它的主题音乐，就平静地退出了。

一次 70 年代人的集体做秀，也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认为生于 70 年

代的写作者们不过是喜欢做秀，所以无论我们写什么，他们只是看一看我们的脸，就平静地合上了书页。

真是悲惨极了。

我希望我的《小妖的网》出版以后，我也可以坐在北京的美丽人生吧宣称，中国 70 年代后女作家靠做秀出名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很多年前，我只有一台苹果 PC 机，我用它学习 BASIC 语言，后来我有了一台单显 286 电脑，我开始写作，它的颜色是如此单纯，我写了我的第一个小说《独居生活》，时年十七岁的我在我的处女小说里写道，幸福来得太快就不再是幸福。后来我拆了它，卖出了部分组件，我又买了一些内存条，换了主板，硬盘和显示器，总之除了机箱和键盘，它什么都被我换过了。再后来我有了一台 TOSHIBA 笔记本，它在第二天就降了一千五百元人民币的价，最后我给自己买了一台国产联想电脑，很多年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很像我的女人，她会悲伤，悲伤得哭都哭不出来，她也会生气，一生气就死机，可是她痊愈得很快，真的很像很像我。

我们都很孤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互相安慰，从对方那里得到快感。

所以当电脑店对我说，它实在太老了，必须更换，我就破口大骂起来了。他们把她拆成了很多碎片，他们粗手重脚地清洗她，他们伤害了她，他们说她不过是一台机器，可她其实是一个女人，她有生命，善良，而且懂爱。真的。

还有我的打印机，他更像我的孩子，我经常安静地看着他，我满足于等待的时间，充满成就感，他吐出的纸页上，新墨像水一样浮在纸的表面，时间长了，才凝固成字。

以前我说过，写诗是做爱，写散文是自渎，写小说是生孩子。当我老得不成样子了，我在暮色里凝视着我的孩子，用最温柔的眼神，他们存在，白纸黑字，天真并且单纯，我会很满足。现在我会说，电脑是我的情人，打印机是我的孩子，我拥有他们，我就很满足。

我最喜欢他们搭售在教育类软件中的一张《老鼠读书咬文嚼字》，